



寶日堂初集卷之二十二

華亭張鼐世調甫纂輯

先進舊聞

高皇初倣宋制置殿閣學士然止備顧問撰文詞
時參機務非若今權重也秩不過五品吾鄉海
上全公思誠洪武初以耆儒召爲文華殿大學
士兼中允 賜勅致仕有懷材抱德肩志古人
之褒 神武草昧相得始終當時若全公者亦
奇矣故吾鄉稱兩大學士謂公與徐文貞公也

國初開進士科吾松登第自任勉之先生始勉之
父爲養素先生惇重貞慤望重一鄉嘗言曰士
無問窮通當審進退毋同流合汙以爲適毋矯
時干譽以爲高循分守道惟日孜孜而已故子
位至參政嘗誡之曰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
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也

任參政勉之字近思知番陽縣今有不便者或爲
匿名書詆之下令俾勿壞曰告我以過是忠於
我也後詆者潛自毀去邑有婦新寡訴夫兄弟弗

育已先生判其背曰餒而歿事極小喪節而生
事極大後婦守節終其身當 高皇帝臨御之
日欲盡變胡習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符而得
以全歸當時已無幾矣若享耄耋保榮名而安
故里以考終者吾郡任參政先生一人也故先
生門有二石碣曰科名及第恩榮始終至今尚
存

國初何義士名潤當吳元年錢鶴臯作亂知縣馮
榮被執太守荀玉真逃之野遇害潤往歿所收

太守骸函而哭奠之使還葬焉又身嬰敵鋒脫
知縣榮於歿府屬人印皆失潤出私財購而納
諸官居民老幼不能避難者悉爲置邑後堂供
其宿食及葛指揮率兵來討叛則具羊酒犒於
郊旣又率父老拜徐丞相於龍井莊謝其全活
之恩使當時無潤者松萬民俱罹鋒鏑矣是以
稱爲何義士也

余家三世祖一山公官名仁義爲黃冠隱於神術
有潛德余記其爲朱將軍召神事甚奇元之季
世有朱將軍者擁甲鎮海上自雄也時元政衰
亂據重兵者草菅刈平人無禁將軍遂陰蓄不
軌漸萌芽矣獨躊躇天命所嚮未發也私曰盍
聽諸神乎松故多巫尸之屬凡扶鸞跳神率皆
鬼其說以道吉凶先事蠱村夫野人而徵其酒
食將軍召而問之期以致神神竟弗至也將軍
怒皆繫之聞郡城有仁義張公者修行善符籙
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兩郎中乘官舫趣府致之
郎中俗呼將軍所役名也府乃強仁義公徃公

遂往倩設醮人滿香火者與俱并兩郎中渡浦
矣中途至葉謝鎮謂二使曰將軍召我問將乎
曰然曰問將須先禳問所須曰朱砂筆札性醴
也使者如其言遂設案陳祭焚符檄禳神於舟
中抵暮入轅門門之士皆甲燈火熒熒類白晝
引入一堂香花羅列堂中所供乃六將軍像也
蓋將軍素媚事其神以暗覲非望云乃命近侍
飲公酒而所設筆札酒菓召將之儀麤具將軍
出而胡語呼公曰把失我有事向神決之當是
時將軍旣陰秘其指不洩而間雜他事以試其
奇中乃片紙出諸袖引燭褰於鑪遂命公召將
矣公置香盤神前令二人扶木鸞焚符呪畢頃
之鸞運如疾風雨扶者不能支而鸞亦裂將軍
亟命工繕鸞公呼曰神至矣繕弗及也速具紙
筆以人手腕代之將軍曰無須人我當神耳出
其手覆爐上魁雄黝黑汗毛長寸許須臾手動
筋節縮栗將軍亟欲易之公曰神憑焉未可易
也而將軍亦已神魂駭亂倏執筆大書一行曰

朱海賊而欲反耶赤而族毋妄動其一行則曰
而妻病某達魯花赤崇之亟齋薦可甦也又一
行曰而妾妊明日午後生子矣蓋三事皆將軍
袖中紙所書而最後一行云明日晚刻胡同知
取汝首級可賄免衆傍觀者皆愕視吐舌擲筆
而將軍蘇取視其紙色大沮顧爲遜語曰神寬
我我寧妄念至此哉良久乃曰嗟乎當我引兵
征勦時所至廬舍士女望風竄矣獨一人隱於
池塘巖石間射而殪之或云此達魯花赤也誤
耳奈何崇哉獨妾之妊不言而且趨趨曰胡同
知取我頭耶我先取同知頭於是置酒待公宿
當是時將軍旣心異張把失有符術能致神而
又惶恐聽神言中其隱事欲以明日證驗之乃
留公設醮度達魯花赤以遲其歸公偶出散步
見大屋數間列戟校類狴牢氣色慘惡囚數十
輩號而籲曰師活我師活我問之則所謂扶鸞
跳神之屬也曰我輩誑鄉民圖口實耳安能召
神而乃責我召神召而不至繫焉歿矣頂踵皆

在師也公許之乃白於將軍曰此輩鋪暖瑣人而安能乞靈於神幸將軍赦之將軍曰吾固知此屬不能靈也無奈其疇昔馮身狐祥神叢指禍福煽良民爲奸利吾當盡付之海若耳公拜懇再四將軍色稍和乃曰吾爲張把失解網於是數十輩皆鼠竄去幸得生矣是日旣齋薦達魯花赤夫人病尋愈而午後報二夫人生子下漏一刻則鏡鈺鼓吹從東方來劔戟排列前導喧聲震四野公從別室隙中窺之見一人騎而前又一人騎踵而後各手一盤盤中詔一劔一而各以黃錦覆之最後則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作宴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劔也而後一盤則白鏹二大錠以代將軍首級耳一軍嘖嘖奇曰神前知事皆有驗而將軍宴犒張把失禮爲上客強畱十日飲公懇求還遂贈厚幣仍遣兩郎中送之歸公歸而諸扶鸞跳神囚纍得生還者皆持酒菓來謝曰非張公神術高我曹寧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六
冀活也十世孫史官鶴曰余讀南村輟耕錄載
苗軍完者之亂吾松幾空城市焉五兵之禍烈
矣哉今朱將軍逞海上其毒豈在完者下仁義
公託於符呪今奸雄鬼喪亂萌塞絕神道設教
厥功顧不偉哉吾考家乘大司馬公紀其事言
父貞孝先生嘗以此語人曰事雖虛無然百萬
生靈安堵非細矣其後朱亦善終子孫至大司
馬尚存

楊士奇沈學士碑文曰沈世家松江華亭大考諱
德輝號竹庭元末時爲郡史嘗平反寃獄百數
十人鄉稱長者考諱易字翼之修辭著書敦倫
致養人號苦節先生生二子長即公諱度字民
則次粲字民望公天資溫雅朴實自幼嗜學博
涉經史尤精於書以江陵楊公薦擢翰林典籍
時方制勅填委旣視草學士以下率分書之
上獨覽公書稱善一切大制作必命公書公之
書婉麗飄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
渾然漢意而日侍清密無間嘗賜二品金織衣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新製象笏鏤公氏名塗金以賜以其弟與子皆善書皆官之近侍弟粲爲春坊庶子子藻爲中書舍人父子兄弟竝榮於朝寵遇莫加爲文章平澹雅則不爲浮靡事上必盡誠被顧問必以正對由典籍累陞至侍講學士公事親孝與弟粲友愛相篤終身與人交久益敬爲人貞靜不苟附別號自樂先生年七十有八卒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密令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今此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婿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姓繁衍二百人山月名允方氏之嬰杵也

永樂間部符賦民銅急遣使捕後期者錢存善與焉其弟汝明詣使者言老母賴兄終養緩期實我罪我當行存善曰我主家事罪在我且弟老母愛子我當行兄弟爭行大慟使者對之亦感泣驗籍竟以存善行汝明送至姑蘇會宥免兄弟偕還鄉人兩高其義後汝明以子溥貴贈侍

讀學士

葉宗行夏忠靖所薦也夏公治水吾松宗行與張賓賜建議濬范家浜引黃浦水歸於海夏從之水患果息因薦宗行知錢塘縣有清聲多善政薦賓賜爲戶部主事陞員外賓賜居官不受錢仕後一以救貧恤孤爲事人至今稱之

葉宗行爲錢塘令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訴者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耶吾爲若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屍焉乃肆主人利其金而埋此遂伏法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屍腰石挂枕下乃被里中人殺而沉者亦伏於法故世稱葉錢塘能理冤鬼也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筮澤銀魚乾一裹新歎息携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爲錢塘一

葉清

張莊簡公定庵先生悅在刑部時朝士有屬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

費文憲記張莊簡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欲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愆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

張莊簡公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張莊簡公督浙江學政始以餽名校士尋去之日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屹不爲動而士皆帖

實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服任畱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皆敬
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獨延公寘上坐子弟問
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爲時所重如
此陸龍臯太史稱其才足以斷而養之以慈德
足以容而居之以敬介特而不可干從容而不
絕物非虛美也

張莊簡公敦崇儉素嘗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畱
飯儉約適情糝隨有而設酒隨量而罄雖新親
不抬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省奢侈而可久亦
將免煩勞以安生潘恭定公論之曰昔魏劉邵
志人物以平澹清節爲最貴平澹無味則能調
成五材變化應節今觀莊簡公矜矜以清約自
持而卒之建樹顯赫爲時名臣此非其操歟彼
縱耳目口鼻之欲侈宮室輿馬之奉而誇矜勢
利罔能以制度自坊名隕身辱亦何益矣此先
輩砥俗至言也

張莊簡悅在 憲 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
知之爲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

用之中官揣知上意即差人來言 爺爺要你
做天官我知張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
帕亦須送我們一對在 爺爺面前好說話莊
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侍郎既無人事帖
子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

張莊簡號定庵曹憲副時中亦號定庵蓋慕嚮莊
簡也曹居鄉嚴重既不減張加之樂易和厚濟
以風雅後輩皆樂親之

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
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歿衆又大詫
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兩張尚書莊簡公悅莊懿公瑩宅在東門外龜蛇
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庵右顧
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
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
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
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
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

書不絕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郭郭不如鄉村先輩之先見真不可及也

張莊簡公致仕家居端重嚴介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刑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今獨莊懿子姓繁衍郡中稱爲名族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

濠上父老嘗言隣人汪姓事里有汪姓家固貧落而邑奸胥賦以大繇兩尚書憫焉曰無今吾里中有貧而繇者官聞而罷之汪感兩尚書德甚厚操豚蹄菓酒爲謝私謀於家人曰一豚蹄酒菓耳而謝兩尚書今先一受者則次難更辦矣南張尚書介絕交際盍先以往遂往莊簡公公辭焉曰吾第謂吾里不當有貧而繇者奈何言報也色甚峻已往謝莊懿公公曰爲邑賦徭不平公言之耳不宜當爾謝然而餽我旣辦矣夫田家豈堪虛此供具哉吾當受出白金一兩酬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之至今里中謂兩尚書一潔而有守一和而善
卹人也

張莊簡公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
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則皆出
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工之稱也
兩公與爲老隣肅章服拜之櫛老則戴老人頭
巾接兩尚書具茶修賓主而出當時風俗之厚
如此

余家大司馬莊懿公諱瑩號簡庵所謂東張尚書
是也筮仕即授御史按山東初到臨清出行香
于旄過酒市市標櫻其冠冠墜焉公色弗動徐
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繫賣酒家待戟
門公見之第諭曰自後昂而標無妨市者遣之
出

莊懿公爲南京參贊時有妄少年醉輒侮罵入市
之人不堪也會公出少年飲旣醉衆給之曰而
即能且奪取尚書藤不能不得謂而豪於酒少
年踉蹌當前導掣公一藤去公不問明日酒旣

醒視之則尚書藤也怖欲死乃自反接長跽以
藤置其首候公於途俄傳呼尚書來則雙藤缺
一矣公見跽者問故仍收其藤遣之

莊懿公爲刑部尚書有獄事須急報夜坐秉燭趣
吏治文書遲早朝奏也夜半書旣就吏袖拂燭
覆於書書不可奏吏叩頭請死公曰悞耳趣再
書之坐待怡然竟曙不寐矣

顧純字以正知高安縣中門內有神樹云能爲禍
福吏民賽禱襍庭下長吏莫敢禁純至曰吾往

安得爾命伐之諫者旁午不聽已伐果有變曰
其本在爾盡剷之乃止自是縣中畏服

友山居士張璞字廷采自京南還有同舟者兄弟
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居士諍曰
置於岸即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慟
哭分必死居士復與儻舟又探白金佐之行但
曰温州人竟不問名姓而去

陳祭酒詢字汝同爲人峭直慷慨酒酣耳熱輒對
客道其不平人有過面詰不少貸故在翰林時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常忤權貴外謫同年梁編修譴病語家人曰陳
汝同立心厚而有家法孤子女可託也詢聞而
諾焉及譴卒力經紀其家嫁其女得松士黃瑜
後叅福建政竟以梁之喪歸所謂歿者復生生
者不愧也

陳祭酒忤王振謫安陸州同知同僚餞之或倡爲
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韻相協以詩書一句終
之陳學士循云轟字三箇車余斗字成斜車車
車遠上寒山石徑斜高學士穀云品字三箇口
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至陳云
轟字三箇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
黜蓋薑桂之性如此故廖太史道南贊之曰秉
德惟恒履險不傾

蔣給事性中字用和清貧刻厲家居嘗駕一小舟
入城止帶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逆船不得進遣
二僕上岸牽挽蔣自到舟尾梢船適一糞船過
偶觸之蔣本村朴鄉人不知大加窘辱二僕厲
聲言曰此是蔣老爹如何無禮蔣罵家人曰奴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十六
哄人此處那得箇蔣老爹促家人牽船徑去
蔣給事曾因公差泊舟江濱有一官船繼至相並
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園桶官隨
呼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
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歿矣再三勸
解尋命釋之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
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凌風
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度公遂不敢解維
是日開船者皆覆溺蓋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
此神來告之耳

蔣給事躬耕養母杜門却掃不以私干人巡撫周
文襄甚重之每往謁公公設蔬食相款竟日終
不報謁

蔣給事第進士告歸有司舉故事爲立表於門時
罌竇湖病涉久公曰榮吾家曷若以利吾鄉乎
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往來便之

蔣給事公在京燕客已十日矣適隣家子喪公言
彼方悲哭而吾何忍懽笑遂止之數日喪去乃

召客也

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凶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廣富林曹氏三先生而定庵先生最著長九峯名泰字時和次名節字時中後以字行即定庵先生也又次爲十峯名時信字孚若三兄弟皆有詩才酬唱爲樂而時信有子玉山名志有孝行志之子完孫儔曾孫憲皆舉於鄉嘗聞定庵平居旦謁先祠畢即往問安仲兄退而集諸弟侄諄諄戒以守法行善以此知其敦詩書訓子孫能長其世德者也

定庵先生繇刑曹郎出僉憲雲南單車馳任風紀肅然晉浙江海道副使有豪猾駕餘腥捕魚海中爲奸利監司向莫誰何公按治置之法豪者思中之而公已飄然乞養歸矣歸而飭家政嚴祭祀訓子孫怡如也或問公年甫強仕何解綬蚤耶公曰讀書幸成進士微勞以報朝廷歸耕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以養父母吾事已畢他復何言所謂明哲保身
知幾君子也先輩父老有言曰曹先生戴笠而
農挾策而儒冠進賢而居然強宦矣不遠人而
高不近人而俗真吾鄉典刑著於蔡也

曹定庵公時中居母喪旣葬結廬墓左茹蔬三年
不見一客有二白鳩巢於廬紫芝數本產於庭
鄉人欲聞諸有司公稽顙謝曰夫孝庸行也而
以爲希節不可伯仲四人而獨余稱不可身未
仕無毫髮報君而以茫昧事妄君又不可鄉人
固請之公曰苟如此僕當終身守此廬是絕余
仕進也乃寢

曹公閉戶掃軌甘貧自守與周比部珮顧宗伯清
相善每集分韻作詩不譚俗務晚歲集耆老十
四人每月爲安耆會每會必北向拜君而後坐
求孫宗伯承恩爲文記之致書曰吾儕老矣老
者志欲求安吾幸與二三君子遭時盛明謝絕
人事携朋命侶用締斯會一觴一詠逍遙餘年
是誠可謂安矣吾子其謂疇所賜也至於禮以

相防欲以相戒德以相稽則又吾老者所求自安而無媿者故以安者名會其盛酒食徵歌舞侈輿從非安也必戒之鄉里自是皆爲雅會莫敢有犯公戒者

曹公入城必令二人操小舟身自持舵其或祭祀則親操蘋藻久之舟壞公嘗徒步往來太守吳公鉞送以舟署曰采蘋恐公不納乃令士大夫題詠成帙而後致之公重守雅意惟採拾事宗廟則駕否則寧閣也

曹公鄰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堊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而加撻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童歸以告公徐曰是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謝彼無勞君齒頰吾僕也不敢傳言生不能難然必欲逞志乃已公每於日小遷則幅巾倚杖獨立門屏生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則痛詆極毀伺公出時令人直入踉上之公不手曰若休矣候我童來旣而從者至命取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慰好言也老年人不能答

聊自解耳生媿而止

顧宗伯再召入京其子天燹頗肆曹公語宗伯曰
若子不如教奈何宗伯曰公愛不肖則請繩墨
之後天燹挾妓遊天馬山鼓吹而過公門公使
人召入榜以檟撻曰若父居官躬素絲之節而
若敢淫肆如是吾於若父行也不戒若是不子
若今吾且代若嚴君爲治天燹自是不敢復出
折節爲恭矣

正德己巳大水鄉民饑曹公貸米百石又力勸諸
大夫行賑鄉人賴以全活者甚衆親黨招飲皆
不赴曰民絕粒而我輩乃列筵哉日食亦止蔬
食侯歲稔始如常

曹定庵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詠書壁間比反
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
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三百金
爲謝公却之益至五百公怒曰吾惜汝才耳豈
有私耶竟不受

曹公年八十時作壽藏於親墓側每日殮罷往坐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片時日此時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
判之初我復於初且得侍先人無不適矣

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將終時郡守孔公
遣吏送米一石侯問使者失辭云太守敬老大
人米不佳責舖換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
垂沒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答云
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
卒前之一日書於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
冥風雷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

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蕭衣
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曹定庵公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公公留飯後從
容談笑時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云字茂春公
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號晦庵乎子
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
也

曹定庵先生八月十五誕日正德壬申壽八十一
李西涯寄詩壽之云八十一回秋月圓自是每

歲必寄有八十幾回秋月圓之句辛巳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人謂詩識

李文正公寄壽定庵八十九詩登軸適顧文僖公以學士歸遂寄之歸稍後期而定庵即世不及見矣是年詩云明年詩社合更年。八十九迴秋月圓。紅燭猶能映緗卷。烏紗曾不愧青天。三更海岳通僊夢。八曲鱸魚上錦筵。獨拜尊前知有日。客星今到五湖邊。文僖公哭之詩云公昔還山我出山。我歸今已厭人間。名高白傳身仍健。

文正每歲壽詩
廣元八年數至
八十九而絕不此
詩也廣富林有
八曲所定庵所
居處

詩比陶翁意更閒。鄉里後生遵楷範。廟堂諸老問容顏。玉屏西面青熒列。時有游人拂蘚班。誦一二詩益令人動高山之仰矣

張京兆養恬公黼少貧有至性嘗躬耕以養父母及登第爲應天府丞時有兄弟相嫉因弟酗酒忤母兄乃唆母訟其不孝入獄公知之呼母爲囚理髮母執梳便潛然淚下遂悔悟求息乃薄懲而遣之後母子如初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公之至性真能錫類矣

張京兆嘗歎曰讀書易做官難故每有疑獄必焚香祝天至忘寢食致政歸茅簷故廬泊然布素人不知爲貴人也平生慕趙閱道司馬君實之爲人因明月自題曰明月照我懷我心如明月我心無轉移明月自圓缺其襟懷清映可念也黃憲副西坡公明居官奉法爲循吏歸家不殖生產老而貧終家於龍華原水窪之上太守孔公輔同郡寮往弔之但見頽垣敝廬烟雲蒼莽門無闕閱淒然太息而返

顧憲副耐庵公訥風裁整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屋三楹一楹以居子舍一楹作臥室中一楹則以延賓客而已郡邑有司廉而賢者來則肅衣冠迎之坐譚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床擁被坐聽其自至臥室但曰老夫抱病不得送迎謁者慙而去矣

周比部北野公名珮字鳴玉以郎中致仕父輿字廷叅解元登第爲翰林編修世通顯矣公以刑部郎致仕田不滿數頃室廬最敝閒情瀟灑人

戲稱爲百解先生謂一切嗜好與公如纏索解
散也嗟乎人白首而不能解者多矣所傳有周
氏世鳴集孫文簡公銘之曰彼捷而趨吾守吾
迂彼赫而燁吾抱吾拙松竹瀟疎晴雲卷舒優
游林泉古人爲徒嗟乎吾恨不得起而執鞭焉
周北野歸隱郭外一榻蕭然日玩周易一卦課詩
一首字數幅歲以爲常

劉瑾擅政附者驟致通顯北野獨不往瑾故不平
每問人曰雲間周秀才何所操而不寘人睫中
耶公遂乞身

有直指書幣遣一生謁周北野莫覓其居遍訪始
得北城濠畔矮屋數椽疎籬草樹應門寂然謁
者揚聲叩戶遙見籬落間一老人角巾拱立摘
笠徐整衣而出謁之即北野先生也

憲副曹公時中少宗伯顧公清家居與北野文酒
往來無間一日曹公過顧公處曰吾讀蘓學士
過清虛堂詩兩腋習然風舉特邀公和之顧公
亦躍然曰此際寧可無北野因相與泛小艇詣

公齋各和蘇詩數首和畢公設魚羹肉麵二味
相酌至夜分始別去顧公嘗往佘山泖湖必約
公偕往數日與山僧蔬食絕不攜酒肉先達雅
尚如此

北野晚歲儉薄不克朝夕郡邑庠生合辭請於當
道謂公廉潔宜蒙賑卹有司乃歲遺公米百斛
郡守善化熊侯每公暇必造公以酒榼肴羞自
隨相與談論竟日公不添設一味亦未嘗往報
謁病時熊侯袖白金二十兩遺之比卒其歛具

實藉焉

憲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
兩世通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
其兄九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
弟時信亦京朝官門閥甚高其家不過中人十
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寅許僉憲璘
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何元朗先生云士君
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存得一分秀才氣
方是佳士

顧文僖公東江翁清字士廉爲諸生時有富室欲
結納公公書座右曰毋徇物而爲所溺毋狎物
而爲所乘其立志如此居翰林時鄉人張文冕
附逆瑾用事公絕不肯枉一刺或諷之高位叱
曰吾足可輕動乎進侍讀與修孝廟實錄大學
士焦芳欲誣彭文思以附李孜省得進公曰摠
實直書史職也他不敢與聞焦不能強中官蔣
琮誣逐臺諫章疏雜沓時逆瑾方熾僉畏觸其
黨莫敢涉筆入公盡載其實有欲節畧者公不爲
動實錄成瑾銜之矯詔追論會典事降編修尋
調南京兵部郎也常教內書堂不今生徒與子
弟相接曰此輩如穢物遠之猶恐其汚况近之
乎所謂沉實善修檢皦皦焉不受世之氛垢者
也

顧東江先生以南都解元會試舉第二當廷對時
吳甯庵學士掌卷或告公一謁可得第一公歎
曰若今作呈身高第豈仕道耶

東江先生幼時從張友蘭先生學後受經於任孝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友先生二公竝愛重之後顯貴作祠於超果僧
舍歲時奉祀其祭詞曰葉落糞本學成資師某
也不才敢忘所自可謂周於義矣

顧東江舉壬子解元北上京師寄同學一書紀述
所過風物感慨而勉同志以策勵之意今讀其
書慷慨激烈洵今人交道所無也書載於左

清頓首初八日濟川橋別後晚至洙涇將起別
拱辰因醉爲舟人所悞黎明已過興塔矣矯首
望松樓竟怏怏而去泊姑蘇濟瓜步曾有書寄

列位并愛蔬先生不知達否維揚乃一大都會
朱簾十里昔人之言真不我誣自此而北垂楊
夾岸猶可想見煬帝南遊之勝而葦裏陳公經
營之績於是爲偉矣歷孟城寶應抵淮陰艤舟
漂母祠下思見所謂長大帶劒釣於城下者而
不可得而又以爲際此承平雖得此人亦無所
用之慷慨徘徊久之然後得去絕淮而上乃見
所聞呂梁徐州二洪者兩山翼岸汴泗諸水自
彭城北合流而南出其間扼於石不得肆靈驅

電掣奔騰洶湧之勢尤有奇於金山之下者惜
不得與以祥共觀爲歎耳過此以北舍舟而車
戲馬歌風二臺南北相望興亡仁暴之跡往往
父老猶能言之宿濟寧經汶上費公所欲逃季
孫之地孤城寂然下臨迥野東平而上赤地彌
目風景蕭然直抵恩縣望德州居民始覺有生
意而景獻河間上下乘風塵以禦人於薄暮者
尤多車行二千里頓撼風沙之外又有卒然不
虞之想因思生長東南習慣優逸此來忝預計

借兼值和暖猶且不堪若緣徭役轉輸或值患
難無車馬以代步無僮僕以給使今窮寒沍陰
風霰交集其爲淒涼何可言也又見緣途人家
子弟未出十四五者往往驅逐驢騾奔走道路
或拾不潔睂目亦不甚惡間有教童子者所習
雖百家姓亦手寫而讀之如此雖有美質欲成
就難矣南方書籍汗牛充棟鮮衣美食淨几明
窓父兄師友優養期待視彼何如而前此皆悠
悠度日莫肯奮勵不因此行孰知一向之漸愧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耶昔太史公周遊海內覽觀山川形勝古今遺
跡而後文章益大肆僕此來乃併於人事而有
感焉敢悉以告我同志互相策勵以無負天之
所以厚我之意而睽離契濶之私固有不足言
者若其言之僭易則幸體其出於一念之真而
不加誚焉僕不勝惓惓千里至囑文僖公纔脫
諸生爲帝京遊而襟袍若此殆未可以經生眼
界論者也

東江先生堂中有春帖云才美如周公且著不得
半點驕事親若曾子與方成得一個可又一春
帖云以義處事義旣立而家亦有成以利存心
利未得而害已隨至皆可爲近代格言其子孫
至今懸之

顧東江公初入京謁衛宣城伯衛亦松人也時已
謝病角巾私第有年矣是日冠帶而出坐定熟
視東江日聞君與錢狀元游今年必高中矣然
老夫有一言京城人多風土雜兩角頭富兒勿
與往來門外花園中勿往飲酒東江知其有爲

也敬聽之其後士夫敗官往往坐此

顧東江清以解元會魁登第李相國西涯甚愛之時吾鄉張莊簡爲吏部侍郎東江初往謁時尚未選館職莊簡意欲畱之吏部語曰我部中缺主事一員今畱君在我部亦好東江曰某是個書生但會讀幾句書耳於政體恐有未諳莊簡曰君但照書本上行幾會見錯了亦可謂名言東江丁內艱回日錢鶴灘以修撰去官家居一日來奠惟約舊朋四五人沈惟馨王大用輩其一入姓張忘其名在白龍潭後任以染作爲業家頗溫厚學雖不逮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不能掩豆鶩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亦是鶴灘來東江家以片紙起草取大紙書之祭畢鶴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出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類如此

東江居喪旣祥後鶴灘來訪東江畱飯惟殺一鷄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買魚肉三四品而已時鶴灘已有酒病畏見腥
氣兩人對飲直至更深鶴灘思食黃蜆時深夜
已無賣者適東江一叔開蜆子行遂往扣門取
數升烹食至夜半而去

東江先生一飲必百杯然未嘗見其醉每盡一杯
則於手背旁一埒恐其有餘瀝也故至終席卓
上與盤中無一點沾濕徐存齋先生一飲亦必
百杯亦起日不竟坐杯中不剩餘瀝此皆德人
蓋深於酒德者也顧文僖公戒子孫曰通宵出
飲清朝卧此是人家百獎生真格言也姚大叅
華麓生平召客及赴席必抵暮而散或有強留
者則笑曰決不給燭

許僉憲一庵公璘以成化進士歷行人御史按察
僉事有彊力劾去貪冒不法縣令甚多然公歸
而一似處女安貧守分處之宴如上海鄭尹思
齋聞公清貧以二十金爲餽公以無交却不受
也聞之故老張見心先生云公晚年住東門門
前有空地一段賃開竹木行日徵鷄子數枚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自給每夕陽在戶則見公烏帽布袍楚楚行游
塵肆間蕭然古朴老叟也年八十而終

布政夏止軒公寅好文學能窮覽世務以諸葛武侯
范文正自期嘗疏論兩京離合之勢以制天下
重臨清徐州以固南北咽喉及論文廟禮樂
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才之類皆切
於政本嘗有三可惜之言曰此生不學一可惜
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至
今爲士大夫藥石矣

憲副沈東老霽夏公止軒婿也少有異質夏公器
重之妻以女授之春秋學公讀書止軒樓中每
至五更止軒在樓下以杖擊樓板催起讀書如
是五年學大進登甲科爲名臣翁婿夾普照寺
而居寺左右各建一坊曰冰清玉潔爲此

沈東老爲南道御史巡視江北將至全椒三里即
有沿途而訴者公默數而目識之至院訴者隨
入公問若何處人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
曰有冤有牒乎曰無有公叱之使起忽不見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索不獲公因訪得十年前有顧景祥者爲弟所
害乃揣知景下爲小祥半爲羊隨正弟罪人共
稱神

沈東老八歲時錢人通來過撫其頂戲曰孰謂書
生能作對公應聲曰焉知小子會吟詩文通嘆
曰梁棟材也夏止軒公旣納之東床疾革遺言
沈子公必大成東樓書俱付與之可讀也

沈東老在南臺有遠識甚著直聲先授行人時上
格君心之非疏不報及宸濠將謀不軌屢抗疏
言乞斷大義除大逆以安社稷畱中未幾難作
嬖人朱彬誘上遊幸疏懇回鑿乞斬彬以謝天
下聞者吐舌

沈東老爲閩中海道一鎮守中官得危疾分餘貲
遺三司公獨不受巡臺簡公移文凡有通番船
每隻應索稅百兩公曰得無攫金於海耶吾司
風紀何以訓也簡銜之劾公有守而無才改黔
臬半挑行李就道中有錫壺一把公於途見之
曰此閩物也即今投諸水

沈東老爲福建憲副有姪往候一月烹二雞公曰
吾居清苦每以奢侈爲戒今不設賓不祀先而
好奢靡詎不爲吾累乎即遣歸

張太守約齋公紘陸文裕公師也後文裕一科第
進士厭邑中浮靡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木綿
花躬自鋤收初任建昌守建昌人來迎公適在
田間守居何所公指示之潛歸從後門入冠帶
出見其人覩新太守貌即田中叟也

上海沈通政公祿以匠籍居京師中鄉舉配張淑
人 昭聖皇太后親姑也 昭聖父壽寧侯鑾

歲貢生家貧沈夫婦恒助焉選 后時衣飾
費皆出自沈 后甚德之每會試輒望其捷不

果數對 孝廟稱惜然未嘗先爲之地沈後選
通政司經歷一日 內批陞通政叅議科道有

言非例 孝廟即寢不行滿九載始陞又九年
陞通政又三年陞通政使卒贈禮部侍郎祭葬
廕子入監皆舊典也夫以 帝后至尊不肯一
撓公法乃沈公自致功名亦足多矣

錢狀元鶴灘公福字與謙會試入京師祭酒謝公
鐸命之游李文正公門初贊見偶有以司馬溫
公像求文正贊者即命公代筆公信筆書曰公
之在朝拔茅連茹公之在野青苗變法公之再
相是爲元祐公之云亡是爲靖康文正大加快
賞云不惟溫公出處事業括盡而宋朝治亂興
衰亦盡在數語中也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揚遣使迎公越暮不赴
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
陵濤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
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李西涯雅重錢鶴灘才錢將入會場李曰有一論
題可撰一稿稿旣具李大稱賞曰此作當冠南
宮及貳場果是此題李問錢記得前作否錢曰
已忘之李不懌即索觀與前一字不同而較更
勝李大喜果中第一

吾松一老儒薛姓號河東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
鄒氏自稱錢狀元師托以他徃便履一叩彼信

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此老起
謂主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偕來主唯唯任其往
即以真情告之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主
迎之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畧無
可疑之色

顧東江先生作錢與謙墓記云余少與與謙及今
郡學生沈悅惟馨游志同而氣合相責以道誼
居嘗慷慨謂吾三人者異時入翰林則以年遽
爲作傳皆笑而諾之時相傳以爲戲後鶴灘沒

惟馨爲之狀而東江記之云

沈惟馨博學老而奇窮數至鶴灘家隨所須給之
無倦色一日鶴灘北上將戒行憐其貧謂之曰
君第居此三日內有相贖者皆君物也惟馨居
三日會天連雨贖者罕至止一鄉親餽布二端
鶴灘以授惟馨而嘆曰君之窮命也吾無如君
何願君安之而已

孫尚書文簡公承恩號毅齋初試居館職即稍介
讀書爲人坦朴不飾不知者以爲簡傲而獨

世廟喜其誠謹遷轉召用多出御筆由中允陞南掌院學士 上一日視朝顧近侍曰東班何久不見稀鬢中允也遂遷補講筵

孫文簡公爲史官輯歷代人君善惡之迹各述一詩共得六十首上之 世廟有 旨嘉納賜名

鑒古韻語史官小臣乃蒙 聖主採擇如此君仁臣直亦先朝盛事已

孫文簡公立朝時 肅皇在齋宮奉玄宰相皆黃冠以從文簡獨不肯徐文貞密語其僕曰如翁不從將他詞臣從者非耶且君命也盍亦爲之文簡竟不屈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清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榮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二事皆古之厚道也

孫文簡公幼而穎四歲即能屬對一齋吳公與公父雪岑公善公侍側以紅燭試破即應聲曰色

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公喜曰此是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也遂以愛女字之

張村居先生東海父也居鄉治家卓然不苟同俗嘗曰吾涼薄未能化及吾鄉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規頗多其畧曰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無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其鄉人多傳誦之

村居先生處家以嚴勝嘗語諸子曰易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嚴厲則女婦婢僕不得各遂其私未免悔厲然分定情安門庭雍肅吉孰大焉嘻嘻而和則各肆其私何以成家終吝矣

張東海公弼生平慕古奇節偉行其卓犖之氣每發之詩文及草書狂翰醉墨流落人間雖海外之國購爲異寶爲兵部郎以直道出知南安鑿梅嶺梁橫浦定後道踐更之例民立生祠祀之

也有人過祠堂題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地棠陰遺愛在忌公人是愛公人東海張先生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悍卒乃惟願得侯墨妙而過客亦徃徃以是罷誅求焉歲以筆劄佐郡費類此

東海張公以兵部職方時後府護月邏人四出行不如法見者辟易公舉懸牙示之曰若欲知我乎我武庫張某也時濟南尹恭簡當路禮絕百僚公引其裾曰冢宰公耶又數以直言忤大司馬當路積不能平故出之遠郡人多惜之而公自得也

嘗讀東海送子弘宜會試詩真可謂忠孝訓其子矣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趨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天每慎微直道遜詞真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清儉富貴休忘著布衣 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沉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

寶田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四十
多說忠厚清修是好音

羅燦有言曰張東海之出守南安嘗有書抵余道其禁淫祀省民錢數事且詢余舊論消弭異端之說議甚正也今觀其南行襍興所以語其子弘至者謂其方事經術不必留意詩草又述其考訓教諸孫以古人事業使之耳熱末簡又勉之以直道遜詞戒之以權門利路其始終一出於正尤可敬也

張東海爲南安太守在郡日有某布政將入覲緘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書手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畱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勿訝其非郡公忻然飽去世兩高之

上海談侍郎倫 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部時藍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甫一年

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英宗
每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
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
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
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之病
也日侍湯藥於左右及其卒也祀之別室夫忠
肅薦公於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而不
憾於忠肅且沒身祀之不息即翟公客能無愧歟
張賓山電以布衣入都善書受知世廟官至禮

侍一日張在上前作書上亦據其案觀之
見張所用柴心筆問曰此筆佳否對曰臣以此
筆頗便又問曰每枝價幾許對曰二分又問曰
卿家尚有幾枝對曰止十枝今用其一尚存其
九上顧內侍曰可將銀一錢入分至張電家
取筆來須臾至果九枝與張言合

沈方伯西津公思廉毅士也任四川左轄閣老楊
石齋當國宗黨臧獲暴橫公輒禁治入覲囊無
他物謁楊止餽四扇楊不受尋罷歸賃房以居

初公往蜀貸其同年董大理三十金及歸貧不能償別立一子錢券期三年償也董檢貸券對使焚之所謂不飲錦江一勺水者矣

董朗洲第進士其父南田翁謝旗扁入府皂衣小帽行庭參禮太守黃公潤待一茶立飲而出推府及華亭上海令皆朗洲同年也南田以庶人自居不往一見三公來亦不出迎也

劉瑾微時擊傷一小豎病歿擬絞事下法司上海談郎中詔華亭朱郎中恩任刑部辯出之時

武宗在位逆瑾入侍有寵後專政談陞山東副使已亡子方數歲瑾每念之未有以報浦東談彛庵侍郎倫子上舍東石修土物至京冒談爲叔謁瑾瑾大悅厚待之許以美官東石見瑾所爲多不法甫三日即遁歸瑾徧求之弗獲不二年瑾敗誅人皆服東石知幾勇決縉紳不及云東海公仲子弘宜字時措號後樂以進士爲南道御史歷官副使爲治以愛民爲本黜邪崇正摧強扶善興學勸農綽有東海遺風也在南道以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執法忤權要因謫蘄州判再遷知沔縣除盜於
蘄賑饑於沔平反於滇所活皆千人在廣西以
征徭寇勞苦卒於官人以爲克遵東海翁登第
所訓誠詩也

東海公季子弘至字時行號龍山登進士爲庶吉
士授兵科給事中常忤逆瑾幾爲所黜後以吏
科都致仕家居喜著述詩文清麗書善行草蓋
勁節文章能步武翁矣故老稱其有經濟才而
不竟其用可列文章傳也

李觀察秋崖公希顏字原復弘治癸丑春秋第一
居官剖決如流而有定守位至兩司所居但先
世舊廬不飾一椽逆瑾用事天下來朝官皆上
謁公獨不往蓋始終全節人也

曹僉憲錦溪公閔字宗孝弘治進士爲沙縣令治
行第一爲南道御史抗公疏劾瑾璫杖幾死落
職瑾誅起爲廣西僉憲引疾而歸爲人篤實恬
靜有守居家勵志於學居官勵志於政司民牧
而課最當言路而見節掛冠之日不干郡邑不

擾鄉鄰蕭然杜門以自老真德業可紀者與

張僉憲頤拙公萱字德輝弘治進士爲鄱陽令法
修而政和爲人剛直廉潔嫉惡而愛民在鄱陽
以不善逢郡守調別邑旣改令嶮復與貳守忤
部怪而議黜矣適王陽明自驛丞擢考功言於
冢宰楊邃庵曰主事歸家君數言嶮今賢奈何
斥之遂遷知州轉僉憲竟與巡撫中丞不合遂
署老疾下考而歸然公實壯年也鄱邑志稱公
剛明正直不阿諛顯貴惟恐失意於細民云張
子曰嘗聞故老言弘治中人物敦本尚實立身
居官卓有坊表如秋崖錦溪頤拙諸公一時號
稱論文講學之友然皆勲名氣節相砥礪行著
於邦家而志存乎民物其樹立檢點老而不衰
蓋淳龐之老風氣所聚於此可以觀世運也余
考之先世破麓殘簡中特記之

胡都憲浦南公岳字仲申年近四十入邑庠第正
德甲戌進士歷官巡撫江西爲人有氣節高度
而明快亮爽議論無藏蓄任事不擇險易故歷

任皆有成績而功名顯也當四川寇亂公當分
巡川南道會病議更川西公奮然曰人固有歿
必川南耶立起入其山夷其道二百里募敢歿
士斷其走路而勦之誅若降者若干人攝事松
藩川重地也積儲養士精甲仗繕營堡諸夷讐
焉在福建雪無辜按賊吏臬司無滯政也江右
吏巧文而輕犯法公善勾籍伺察吏不能欺旣
拜中丞乃爲書授羣吏汰冗費更役法視產出
錢役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增減上下楚蜀

市木材建廟吏盜官錢更賦民視民間所植怖
以黃封曰今若自輸京師民厚賄乃免公窮治
楚人乃安又歲大饑疏請減輸全活甚衆若公
者宣力任事所謂方面地股肱臣也

郁水軒公山字子靜爲温州守廉恪不畏彊禦時
永嘉相居家欲毀民廬舍廣第宅公持不可相
公忤焉相公與公同年也時內旨召相公公出
郭門餞都亭吏白宜遠餞不許會相公中途病
不能赴召歸公特往迎於都亭慰問疾苦人以

爲得大體以疾卒於官永嘉士大夫歎曰太守
剛而能柔嚴自治而寬治民一方之召杜也郁
之先多善行里呼有善行者爲佛子故至今相
傳稱爲郁佛子若孝廉伯純其文孫云

李儒字宗文號宜散正德辛未中會試病不廷對
甲戌始第進士年且四十餘矣見時事不可意
遂謝病歸居家又十年於世已澹然矣因號宜
散以見志嘉靖初 詔獎用恬退公名在列於
是選建寧司理攝郡守事一切利害悉力處分

人以爲真太守也擢南京禮曹主事歸家行李
惟破竹籠殘書數卷而已三年陞刑部郎中決
於去遂請老歸家於泗涇之上鑿池種樹且終
其身焉嘗訓諸子曰士君子立身寧屈志於有
道不可假顏色於無恥吾謀生計拙辛勤積累
三十餘年得薄田以給汝輩聊可讀書教子資
無弗足祖產所入第以供祀葺塋及贍族之貧
不能婚嫁者庶溥吾先人之惠至貧毋墜斯業
也公真大璞渾金晦而弗耀稱林壑之美焉

陸文裕公儼山翁深素性剛介爲國子司業大司馬荆山王公任子講書不到公責之荆山不悅公作書辯論荆山不能屈也視山西學政一生父爲令所笞無罪下獄歿生上訴直指趙趙先入令言杖生下之獄公與趙言父歿非其罪人子不共之讐也不能爲復怨反欲黜之可乎趙不從遂抗疏相訐有 旨差勘直指外調今爲民而公復職一時服公之正也時武定侯有寵公藐之呼爲跋扈將軍

陸文裕爲祭酒時克經筵日講官一日講罷而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乃經閣臣改篡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今諸臣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庶無壅蔽之患時桂見山當國文裕謫授山西提學副使時進講伊尹耕於有莘章文裕用鼎俎欲速意以刺張桂故也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退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四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校堅意不從觀此
二事文裕之剛決亦近代之所僅見者也

國朝惟三品京堂丁憂請告在家者特召起用餘
悉自給文赴部補任陞儼山爲國子司業秩六
品丁憂釋服不肯赴部曰吾師儒之官豈可自
卑求用彼不用我我有長往山林而已時儼山
望重不數月起補原職後遂爲例

文裕自山西學憲入爲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世廟南狩承天命公掌行在翰林院印侍行

御筆塗去侍讀二字故嚴分宜贈詩云行朝特

視詞林篆 御筆親題學士名後致政一日

上思公問侍臣張邦奇陸深孰優侍臣言陸遠
過於張上曰我記得曾爲祭酒桂萼害他方有
意起用而公已卒矣

吾家貞孝公爲人善施而廉潔不苟取與當大司
馬按察江右時安福令以寃繫獄大司馬雪而
出之令具三百金屬其鄉人爲封君壽公笑曰
今即無罪雪之法固當豈任爲若德若其縱舍

今其倖逃三尺而市爲恩吾且愧焉敢當此暮
夜投哉固謝去弗受故至今尚以郤金扁其堂
也

吾家郤金堂一名終慕堂貞孝先生遭父喪廬墓
三年每上食輒跪伏地而哭三年一日也終喪
作一堂名終慕志不忘親之意云

郤金堂不鋪磚蓋土階也後莊懿公貴時有司欲
以輕鏹罰鋪其人自訴貧苦莊懿子疑舫公慨
然釋之反爲營解焉至今余家廳事未曾鋪磚
也

郤金堂舊有四箴先太史本其意而潤飾之箴曰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
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
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
求福者濃而短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
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兢標榜邀
津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

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
黨廣東修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
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
傷財者滿而訕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
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
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
惜身者羶而細

余家莊懿公至尚書田止傍基六十畝南鄉三十
畝不及百畝也先是貞孝先生訓曰吾家無厚
產經史是良田至今子孫耕此良田焉

吾家鼻祖貞孝先生號靜庵積行誼至高施於里
黨歲當大饑里黨中於疫戶相枕也病者多困
蓐席不能起先生每晨出輒置壺漿竿頭推入
病者戶餉之床又爲劑其湯飲以療病輒愈濠
上數百家皆曰張公活我也

余會祖含齋公當嘉靖倭變七團入團曹涇村諸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一
海濱老幼避亂入城而城門開閉不時填壅饑
餓公所居環東城當路口作大竈煮粥以飽竄
者時附郭之家十室九空而公獨勞身濟衆未
嘗入城倭亦不能害清議服之含齋公貞孝先
生之二派曾孫也

含齋公爲東平州知州與部使小忤即賦詩掛冠
歸閉戶讀書種畦鋤蘭輯家人毋令盈滿其門
榜書淵明句云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
其廳事聯云於事無心風過樹於心無事月行
空靜坐一室二十年人罕見其面年八十一營
葬事畢刻期安坐而化

家奉訓含齋公爲人負大節自好不肯依阿人所
至皆有樹立然於仕進泊如也父老言公之去
東平不兩月則以主事徐楚故徐楚者都水督
徂徠泉源者也故事督泉使者於州刺史體不
相轄而以泉堤丁繇所屬相見不得備賓主體
府君蒞任東平過督泉所駐地不上謁使者使
者怪之而又督泉所置曹椽率皆貴倨視州郡

寶山堂文集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爲私帑稍不應則舞文書上下反覆謬諄萬狀
於是府君歎曰嗟乎使山居得食誦讀教子孫
樂爾爲長吏纖趨媚事人毀名而辱其身纖趨
安可爲也念倔强規行不曲阿逢長官嗔而刻
木吏動以文法繩倔强又安可爲也吾寧歸乃
飄然歸上官留之不能得矣府君旣歸教其孫
水部公學二十年而水部公第進士督徂徠泉
源迎者羅拜於庭府君冠帶出見官吏曰而今
日得無有曹掾貴倨而舞文書者乎蓋自是府
君始解頤掛冠時事矣

吾祖中山公當長子水部公登高第捷書至第焚
香告謝家廟蕭然闔戶而居田廬奴僕謝去若
浼書十警懸之壁其一日無受人進獻侈畝官
而詭縣官名田也其二日無令吾門有怒馬鮮
衣憑廝養爲穴窟者其三日無以衣冠通郡邑
自潤而人畏苦乎其四日無令隸也橫於市而
奸賈豎之什一也其五日無徵厚利無剝佃戶
其六日無念舊仇以傷容德其七日謹尺一慎

寶日堂初集卷之三十三
五十三
姓名毋喪節而承羞也其八曰無逋稅課以勞里甲其九曰無忤於善良而慝於惡德無尊重富厚而侮辱困窮其十曰燕享有常豆觴有數無恣殺而損慈也蓋晚年重錄以訓後人題曰十決不其手澤至今尚新矣

水部公諱烈字明建讀書好博綜玄覽立身負奇節志侔古人嘗爲三守銘曰不能詐寧守之以直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諂寧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寧守之以廉惟其然故無愧於天蓋自名三守子

水部公督徂徠泉源居官惟蔬粥給朝夕凡魚薪津口之輸歲以千計額皆領於巡泉者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津則立一手牌以便其上下戒弗得糜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

徐文貞公自叙相業之大者見於示其子尚寶瑛一書今見世經堂續集 汝書來傳道荆石先生云云夫鳳盤相公欲以吾所行之事載諸國史而荆石又以見諭此皆爲我計不朽用意至

厚吾亦豈不欲仰託名筆期有聞於後來乃我
前日所以不答相公今所以仍不告荆石者誠
有難於言及有所不忍言耳蓋自來宰相與庶
官不同非有專職可指而論觀陳平之對漢文
史官之贊房杜可見也 國朝閣臣 世宗嘗
以爲無相名有相道吾濫竽內閣十七年秉政
者六年上以敬畏結知 世宗於凡所怒所疑
頗能有所轉移救解下以硜硜之節率士類雖
當嚴氏黷貨之後頗能變貪爲廉易仕路之汙

濁以爲清白中以誠正服宦戚頗能使不敢縱
肆侵擾諸司內以謙虛接九卿臺諫頗能使各
修其職無所撓阻外以恩禮懷邊帥頗能使盡
力戰守虜雖間犯封疆旋即退遁此等事見於

擬票

自壬戌五月至
戊辰秋間是

詔勅

如嘉靖遺詔隆慶
登極詔之類是

奏

對

今集中
所載是

之間可考見者特十二三耳其意氣

相感詞色相授促席相謀畫與夫投機應會潛
消密運幸有少濟者即吾已自不能盡記今又
何能一一形諸紙筆哉此所謂不能言者也吾

自念所行關係宗社者莫大於諫止。世宗之南幸保護。穆宗於潛邸寢。景府入侍之請。消萬方怨詈之氣而動其感慕哀慟之心。然使吾自引以爲功。則於世宗君君父父之盛美。不無少揜吾受。世宗厚恩。方以無能揚鴻謨。彰偉烈。爲愧爲恨。况忍揜其盛美哉。此則所謂不忍言者也。夫吾旣不能言。不忍言之。故不答相公之問。今又不以告荆石。而顧嗷嗷語汝者。因汝書詢。此欲汝知吾於相公與荆石之厚意。非懵然不知。感亦非敢岸然不應。一詞耳。士大夫不相知者。慎勿以此告之。

徐文貞公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奉肅宗皇帝密諭云。汝之所對敷。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已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已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用。若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一御至。

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
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妙也題臣適以修煉
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 密諭臣恭捧
讀仰惟 皇上於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
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嗇心
印經所謂存守蓋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
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工夫臣愚昧不能
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煉自己身中陰
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於益加懼懷此則修仙
之真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
以聞本日申時奉 諭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
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病內虛
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已煉此又絕
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
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歌云大道不離夫與
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患
非止病後失腠理有乘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
拔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聖說臣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七
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
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已
煉委爲絕難日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
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
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人火不焚入水
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歌之云所以惟
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乘害者仍資符
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剛等
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以聞

本日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驗竝

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
不贍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篆無
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咏爲上道法
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畧可耳太上戒
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第一
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厘失斤悞怕人汝
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諭可語於春芳常例
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臣恭

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
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字太
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諭仙妙第一難臣以
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慎持
之庶可免厘失斤悞也蒙 諭可語於春芳常
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遵俟春芳
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嘉靖四十三
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 密汝以我密諭切
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侍內侍未宜

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
一二烝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即金丹也
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
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時
因得彼真氣遂通捷已安七分多天恩可不深
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害命之具他每名曰修補
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 諭以事關
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 皇上俯鑒下
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

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厘 皇上以仙行求
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
豈可以竝論哉臣曾蒙賜諭云仙人鐵心厘失
斤悞怕人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於仙修有真
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以聞右皆
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不刻文集中
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房中之術所
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爲文貞贊玄
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徐
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徐公
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
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我也
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
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
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對曰此句出
楊子雲法言上公即於堂上應聲云本道不幸

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教了衆情
大服

徐文貞會試夢着襴衫講大學之道章旣醒曰此
下第入太學光景也是年捷南宮入翰苑後躋
首揆值穆廟初御經筵文貞進講正大學之道
一節上聽罷亟稱曰還是這老秀才則襴衫之
夢亦巧矣

佘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世廟欽
錫鱗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絕云單衣露冷
宿曇華誤縮官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
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
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
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
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畱鎮
山門同一風流也

徐文貞公送一晚輩出門不敢登輿文貞曰陸之
輿水之舟等耳君從陸來不肯登輿倘乘舟來
顧又不肯登舟豈能站水面上揖遜耶晚輩始

奉命

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侍御南江公奉大行差同時歸里相攜而謁先達蔣少叅常庵公投刺竝書晚生命坐竝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與文貞獨歛興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敢候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歲而女奴抱公窺智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宣平績還道括蒼嶺公復輿而墮其下沉深峭石戟立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旣而衣絰於樹從容下卒不歿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剎讀書剎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補丞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迎思復公戲謂公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天性也公應聲對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人倫哉思復公因丁祭携公宿明倫堂時方五歲思復公偶出一

對曰明倫堂上宿公問曰今天子所居是何名
思復公曰皇極殿是也公即曰皇極殿前朝

文貞公故居近城西隅瀦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
自號曰少湖當公拜首揆日少湖水忽作五色
涌起高八尺餘踰兩時始息癸未元旦朔地震
疑之者曰是何祥也得無虞於大臣耶亡何公
遂薨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峯建青宮太師坊上扁
之日按君率屬北面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感
公挺然而立按君問曰庶官何以不拜對曰此
特相公空銜耳且通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默
然

皇朝詩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